

那一天的情形至今歷歷在目。我去學校查看升學名單的公告，然後在雙槓上閒坐了一會兒，準備回家做煤球。我知道，政策規定不滿16周歲的可繼續升學，父母身邊也可留下一名子女，我是兩條都合得上，不必下鄉當知青，被不少同學羨慕。

我似乎還能繼續坐雙槓，投射紙飛機，在上學的路上盤帶小石塊，去學校後門外的小店裏吃米粉，把酸辣湯喝得一如既往。

下雨了，我一時回不去，便在大樓裏閒逛。這時候的學校都成了旅客散盡的站台，一本本沒有字迹的白頁書。全國大亂結束了，中學生幾乎都被趕下鄉去。到處空空蕩蕩，在走廊裏咳嗽一聲竟然回聲四起，讓人禁不住心裏發毛。白牆上到處是紅衛兵的標語殘痕。窗戶玻璃在武鬥的石塊和槍彈下所剩無幾。樓梯上的一個大窟窿標記出這裏曾為戰場——不久前的那一次，一個冒失鬼出於派爭之恨，覺得自己沒罵贏，打架也沒佔上風，居然把一個手榴彈扔上教學樓。幸虧當時周圍沒人，只是把幾塊樓板炸塌了，嚇出了樓板下一窩逃命的老鼠。

我推開202房，我們不久前的紅衛兵司令部，但這裏已沒有大旗橫挑在窗外，沒有我熟悉的鋼板、蠟紙、油印機、糞糊桶，只剩下幾張蒙塵的桌椅，完全是匪軍潰逃後

的一片狼藉。「為有犧牲多壯志，敢教日月換新天」——不知是誰臨走前在牆上塗抹下這樣的筆墨悲壯。忍不住，我又習慣性地走進208、209、311……門吱吱呀呀地開了，但這些地方更冷清，一張床是空的，另一張床是空的，另一張床還是空的。所有的床都只剩下裸露的床板，用木板結束一切。破窗紙在風中叭叭響。

我踢到了一個空紙盒，呼吸到夥伴們的氣息，包括女孩子們身上似香若甜的氣息——那些喜歡做鬼臉和發尖聲的姐們。

親愛的，我被你們拋棄了。

我有一種充滿了風聲和雨聲的痛感，於是回家寫詩，寫下了一些誇張的句子，決定放棄自己的升學。

是那山谷的風，  
吹動了我們的紅旗；  
是那狂暴的雨，  
洗刷了我們的帳篷……

這是當時一首流行歌。一代少年對遠方的想像，幾乎就是由這一類作品逐漸打造成形。遠方是什麼？遠方是手風琴聲中飄忽的草原，是油畫框中的墾荒者夕陽下歸來，是篝火與帳篷的鏡頭特寫，是雕塑般的人體側影，是慢鏡頭搖出的地平線，是高位旋轉拍攝下的兩隻白鷗滑飛，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機時的憂傷遠望……哦憂傷，憂傷太好了，太揪心了，男人的憂傷簡直就是青銅色的輝煌。

相比之下，繼續上學還有什麼意思呢？Long live Chairman Mao，英語課只會教這一類政治口號，笑死人了。代數課呢，不是算糧食就是算肥料，今天是牛糞一元方程，明天是豬糞二元方程，已經算得教室裏糞味瀰漫。學生們都驚呼人民公社的畜生也太能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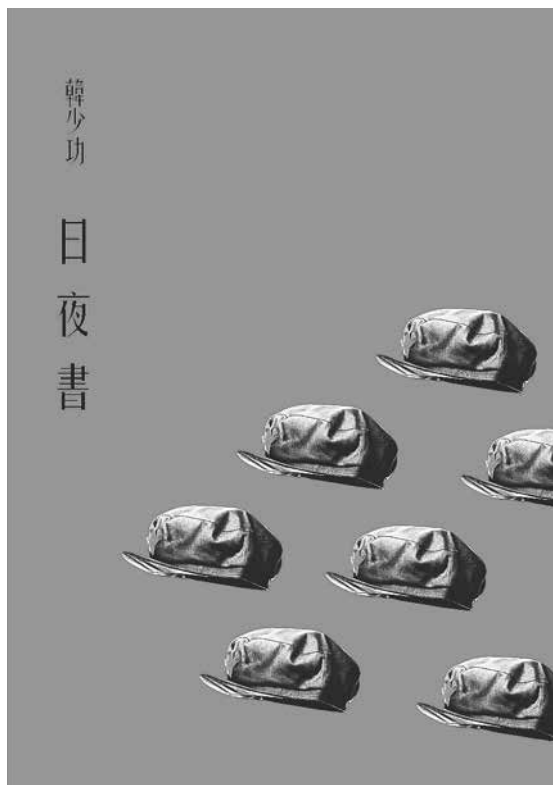
我揣上介紹信和戶口材料，跟隨軍哥一同乘火車，再轉汽車，再轉馬車，在路上昏昏沉沉顛了兩天多，在嘩嘩急退的風景裏心潮起伏。我們一路上同縣招待所裏的廚師吵過架，同另一夥知青下過館子和看過電影，直到那個傍晚才抵達白馬湖——山坡上的兩排土平房。我把一口木箱和一個被包砸在這裏，未見歡迎儀式（幾天前已經開過了），未見朋友們前來激情地跳躍和擁抱（他們早來十幾天，已累得無精打采），更沒見到旅遊營地的手風琴和篝火，倒是被一鉢冷飯堵得胸口冰涼。也許是淘米時太馬虎，飯裏夾了一些沙粒。更重要的是沒有菜，只有蓋在飯上的幾顆鹹黃豆，讓我目瞪口呆，東張西望，無法下咽。更嚴重的情況還在後面。睡覺的土房裏油燈如豆，地面高低不平，新泥牆還潮乎乎的透水。木欄窗只蒙了一塊塑料布，被風鼓成了風帆狀，叭啦叭啦的隨風拍打。外面呼呼下大雪，瓦縫裏就零星飄入小雪，以至帳頂上擋雪的一塊油布不堪其重，半夜裏被積雪壓垮了，嚇得同床的姚大甲跳起來大叫，把同室人都叫起來緊急救災。

還不到第二天挑湖泥，我就已經後悔不迭了，明白農村戶口是怎麼回事了。

——摘自長篇小說《日夜書》（2013）

韓少功

日夜書



臺灣版長篇小說《日夜書》封面（2013）。

手掌皮膚撕裂的那一刻，過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轟的一下閃回。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墾荒，把耙頭齒和鋤頭口磨鈍了，磨短了，於是不但鐵匠們叮叮噹噹忙個不停，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一時半刻，在石階上磨利各自的工具。嚓嚓的磨鐵之聲在整個工區此起彼伏響徹夜天。

那是連鋼鐵都在迅速銷熔的一段歲月，但皮肉比鋼鐵更經久耐用。耙頭挖傷的，鋤頭扎傷的，茅草割傷的，石片劃傷的，毒蟲咬傷的……每個人的腿上都有各種血痂，老傷疊上新傷。但衣着襤褸的青年早已習慣。朝傷口吐一口唾沫，或者抹一把泥土，就算是止血處理。我們甚至不會在意傷口，因為流血已經不能造成痛感，麻木粗糙的肌膚早就在神經反應之外。我們的心身還可一分為二：夜色中挑擔回家的時候，一邊是大腦已經呼呼入睡，一邊是身子還在自動前行，靠着腳趾碰觸路邊的青草，雙腳能自動找回青草之間的路面，如同一具無魂的遊屍。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溝裏去的時候，一聲大叫，意識才會在水溝裏猛醒，發覺眼前的草叢和淤泥。

有一天我早上起床，發現自己兩腿全是泥巴，不知道前一個晚上自己是怎麼入睡的，不知道蚊帳忘了放下的情況之下，蚊群怎麼就沒有把自己咬醒。還有一天，我吃着吃着，突然發現面前的飯鉢已經空了四個，這就是說，半

斤一鉢的米飯，我已經往肚子一共塞下了兩斤，可褲帶以下的那個位置還是空空，兩斤米不知填塞了哪個角落……  
眼下，我差不多忘記了這樣的日子，一種身體各個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。

——摘自長篇散文《山南水北》(2006)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資料

## 6

人們在工地上經常談到吃。吃的對象、方法、場景、過程、體會一次次進入眾人七嘴八舌的記憶總複習。不，應該說在剛吃過飯的一段，比如上午10點以前，腸胃還有所着落和依附，人們還是可以談一些高雅話題，照顧一下上層建築，比如知青們背記全世界的國名，背記圓周率或平方表，背記一些電影裏的經典台詞……來自《列寧在十月》《南征北戰》《賣花姑娘》《廣闊的地平線》什麼的。但到了腹中漸空之時，「看在黨國的分上」一類不好笑了，「讓列寧同志先走」一類也不好玩了，腸胃開始主宰思維。從北京湯包到陝西泡饃，從廣州河粉到北京烤鴨……知青們談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覺經驗，包括紅衛兵大串聯時見識過的各地美食。關於「什麼時候最幸福」的心得共識，肯定不是什麼大雪天躲在被窩裏，不是什麼內急時搶到了廁位，而是餓得眼珠子發綠時一口咬個豬肘子。

操！吃了那一口，挨槍斃也值呵。

這一天，爭奪飯票的豪賭又一次展開，姚大甲賭我不敢吃死人骨頭——他是指身邊一堆白花花的碎片，是大家剛才開荒時刨出來的。

我掂了掂一片碎骨，覺得陰氣襲人，污濁發霉，有一種鹹魚味，但我嘴上還得硬。「十張飯票太少了。」

「你不敢吃就是不敢吃。」

「我腦膜炎？你要我吃我就吃？」

「我賭二十張！」

「我今天沒興趣……」

「二十五！」

其他人覺得有戲可看了，圍上前來，七嘴八舌，手舞足蹈，大加評點或挑唆，使大甲更為得意地把賭注一再加碼。30，35，40，45，最後漲停在50——如此驚心動魄的豪賭已讓我呼吸粗重。

50是什麼意思？50就是50鉢白花花米飯，意味着你狼吞虎咽時的暈眩，你大快朵頤時的陶醉，還有撫摸肚皮時的腦子一片空白。想一想吧，至少在很多日子裏，你活得出人頭地，光彩照人，活脫脫就是當今皇上，不必再對食堂裏的曹麻子諂笑，讓他的鐵勺給你多抖落幾顆黃豆；也不必捶打鄰居的房門，對屋內的豬油味賊心不死抓肝撓肺；更不必為了爭搶一個生蘿蔔，與這個或那個鬥出一身汗。

生死抉擇，成王敗寇，翻身農奴得解放，不就在此一拼嗎？我抹了一把臉，大聲說：「有什麼了不起？飯票拿來！」

他們被鎮住了，好一陣沉默。

我清點飯票，確認賭資無誤，然後旋旋腰，壓壓腿，捏一捏喉籠，咧一咧牙口，把自己當做出場前的運動員。我閉上眼，想一想捨身炸碉堡的英雄，想一想捨身堵槍眼的英雄，過一遍電影裏諸多動人形象，在精神上也做好準備。最後，我用衣角細細拭去一片骨頭上的霉污泥迹，兩眼緊閉，大喊了一聲：



「毛主席萬歲——」

一次深呼吸之後，我哧哧地大嚼猛咬，沒覺出就義是什麼味，也不敢去想就義是什麼味，直到胃裏突然一陣惡湧，眼看就要湧上口腔，像高壓水槍一樣把嘴裏的骨渣噴射出去，這才拔腿狂奔，竄到附近的小溪旁一頭撲下去，在那裏拼命嘔吐和洗漱——逃竄前當然沒忘記一把抓走地上所有的飯票。

晚上，隊長買豬娃回來了，聽說此事，覺得問題嚴重而且形勢危急，立即把全隊人召集在地坪，沒顧得點上一盞油燈，就在黑糊糊的一圈人影裏開罵：「連先人都不放過呵？什麼人呢，就不怕遭雷打？也不怕吃得嘴巴裏生疔？就不怕爛腸子爛肚？就不怕你婆娘以後生個娃仔沒屁眼？」

黑暗中的責罵聲在繼續：「你看你，長得十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歲了，還像隻三腳貓，不上正版！」

這也太誇張了吧？一口氣滑出七八個數，鉚足了勁給我拔苗助長，怎麼不一口氣把我拔成一個老前輩？

其他農民興高采烈，會後一再點頭哈腰笑臉逢迎，爭相找我借飯票，又忍不住好奇地打聽：那骨頭到底是什麼味？是不是有點酸？是不是有點鹹或者澀？年紀稍長的幾個，問過以後還心重，還嘟囔，看我的目光不無異樣。我喝過水的杯子，他們決不再沾。我用過的臉盆，他們決不再碰。到了深夜，同房的一個老頭從噩夢中驚醒，大喊大叫，滿頭大汗，找到梁隊長強烈要求換房，說他情願睡牛欄，也不同啃屍鬼同住一窩。

——摘自長篇小說《日夜書》(2013)